

# 環境的責任

## 犯罪區位學研究簡介

胡夢鯨譯

本文譯自 Stephen Schaffer 所著的 *Theories in Criminology* 一書中的第十一章 *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s, 1969, Random House, p.p. 227-233.*

譯註·英文 *Ecology* 一詞來自希臘文 *Oikos*，意指 *House-hold* (家庭或住戶)，近代在科學論著中之應用，係由德國生物學家赫格爾 (Ernst Haeckel) 於一八七三年所提倡，繼後成爲生物學的一種研究，即區位學 (或譯爲生態學或地境學)，注重研究一切生物有機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，後又劃分爲二個範圍，即植物區位學 (*Plant Ecology*)，專門研究植物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，及動物區位學 (*Animal Ecology*)，專門研究動物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。迄本世紀一九一〇年代，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派克 (Robert E. Park) 及其同事和門徒，進而把它應用於人類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，而稱爲人文區位學 (*Human Ecology*)，故派克被稱爲「人文區位學之父」。

### 一、犯罪區位學 (Criminal Ecology)

區位學 (*Ecology*) (譯註) 是生物學的一支，它所探討的是生物有機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。區位學家研究的重點，是生物有機體的生活習慣、生活形態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。人文區位學 (*Human Ecology*) 所探討的，則是人類與社會環境、地理空間的相互關係。在區位學研究的領域當中，犯罪問題的研究，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典型的區位研究。如同犯罪生物學 (*criminal biology*) 與心理學、犯罪人類學 (*criminal anthropology*) 與

精神醫學有着密切的關係一樣，犯罪區位學與社會學也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。就像現代犯罪學許多「新觀念」的產生，有其歷史淵源一樣，犯罪區位學研究的歷史，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初期。當時就有人提出環境責任的主張，認爲犯罪與社會分配、自然環境的特徵有密切的關係。弗利 (Enrico Ferri) 在其早期的一本名著「犯罪社會學」 (*Criminal Sociology*) 中，呼籲社會大眾，注意「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」所造成的犯罪誘因 (註1)。佛德 (Vold) 在「犯罪學理論」 (*Theoretical Criminology*) 一書中，認爲塔德 (Gabriel Tarde) (註1) 的「模仿法則」 (*Law of imitation*)，是

犯罪區位學最初的理論背景(註三)。如果以塔氏「學習行為」的觀點來看，這可能是真實的，因為他的觀點，在理論上是犯罪區位研究的支持者。

十九世紀前半期，法國學者蓋利(A. M. Guerry)曾以地圖學的方法，研究了犯罪與自然環境的關係(註四)。英國學者梅休(Mayhew)在研究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的犯罪問題時發現，工業中心區的犯罪率，要比平均的犯罪率為高，而在這些州的邊緣地區的犯罪率，則要比平均的犯罪率為低(註五)。此外，如奎特雷特(Queretlet)(註六)、拉卡沙尼(Lacassagne)(註七)、歐汀根(Oettingen)(註八)及其他的學者，亦做過類似的環境因素的研究。梅爾(Georg von Mayr)在研究犯罪(他將犯罪稱之為「一個嚴重的社會病態產物」)時，特別強調「人口累積的現象，必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」(註九)。另外，還有一些早期的犯罪區位學家，他們所注重的是鄉村與都市犯罪類型的比較研究。歐洲一些犯罪學者如艾夏范柏格(Aschaffenburg)(註十)、柏夏特(Burchardt)(註十一)、和俾伯(Weber)(註十二)等人，即曾使用區位學的方法，評估過城鄉犯罪的變異情形。除了上述的研究之外，我們還可以列舉一些區位學研究的例子，如弗利(Ferr) (註十三)和莫里森(Morrison)(註十四)曾做過犯罪方面的「宇宙性」(“cosmic”)思考，梅爾氏的「地球的」(tellurionic)解釋(註十五)，以及葛得根(Gaedeken)在犯罪研究方面，曾做過「氣象藥劑的藥物化學影響」的研究(註十六)。時至今日，現代犯罪區位學的研究，仍嘗試採用區位決定論(ecological determinism)的觀點，來探討空間對社會生活和偏差行為的影響。

## 一、犯罪區域(Delinquent Areas)

美國學者布雷肯瑞齊(Breckenridge)和愛伯特(Abbott)兩人在芝加哥地區所做的「犯罪鄰里關係」(“delinquent neighbor-hoods”)的研究，可算得上是犯罪區域研究的先鋒(註十七)。他們把研究的重點，擺在河

流、運河、大型住宅區和鐵路延線等環境和地理因素的上面，他們認為這些因素似乎與犯罪有某種程度的關係。派克(Park)、柏濟斯(Burgess)和麥肯齊(Mckenzie)等人，在其實驗性的社會研究當中，也做過類似的研究(註十八)。他們把芝加哥地區分成一系列的集中地區(concentric zones)，發現市中心地帶主要是商業區域。然後由市中心地帶向市邊緣地帶移動，依次為輕工業製造區(過渡地區)、工人住宅區、商人住宅區、工業發展區、公寓住宅區和郊區。雖然他們的研究，曾經受到批評，但是，他們辨明了每一個區域的社會特徵，同時，經由他們的研究發現，不僅帶動了學者們對芝加哥市的研究，更激發了世界各國對都市區位研究的重視，因此，就對都市研究的貢獻而言，他們的研究仍然是功不可沒的。

繼之，蕭氏(C. R. Shaw)著力於都市區位的犯罪問題研究，並且導進了「犯罪區域」的概念。當他依據「官方的」資料，把犯罪人居住地區標示在芝加哥市街圖上時，他獲得了許多區位學上的結論。他發現由市中心往外移動時，犯罪率漸次有系統地下降，同時，都市的內部區域有自然式微的現象產生，這些式微的現象，是伴隨着犯罪、精神疾病、自殺和貧窮等社會病態而來的。他還發現，經過一般時期之後，雖然區域人口的種族成分改變了，而實際上「犯罪區域」卻仍然維持不變。

稍後，麥開(H. D. McKay)加入了蕭氏研究的行列。他們繼續對柏明罕市(Birmingham)、克利福蘭市(Cleveland)、丹佛市(Denver)、費城(Philadelphia)、瑞治蒙市(Richmond)和西雅圖市(Seattle)做進一步的犯罪區位研究，這些研究的發現，與較早的芝加哥犯罪區位研究的發現：在犯罪特徵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(註二十)。經過一段時期之後，他們帶着這些相似的研究發現，再一次對芝加哥市做了一番研究，此回研究的目的，是希望能對犯罪率建立適當的區位控制，依照他們的看法，這些犯罪率，「與美國都市地方社區的許多不同特徵有密切的關係」(註二十一)。

美國的另一位學者施密德(Calvin Schmidt)，從他對明尼亞波利市聖保羅地區(Minneapolis-St. Paul area)的研究中，也獲得了類似的證明

：犯罪率在市中心區較高，而往邊緣地區，則有逐漸下降的趨勢（註二十一）。學者羅遜爾（Stewart Lottier）在對底特律市（Detroit）所做的研究發現，支持了施氏的結論（註二十三）。然而另一位學者蘭德（Bernard Lander），卻持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不贊成「區位決定論」的觀點，並且否定了所謂少年犯罪的區域假設（註二十四）。根據他對巴爾的摩市（Baltimore）的研究發現，他認為都市某些地區的高犯罪率，並不是由於區位因素所造成，而是由於社會解組（social disorganization）和一種普遍的迷亂狀況（anomic situation）所造成的。同時他發現，高犯罪率集中在房屋擁有率（a low percentage of homeowners）較低的地區，並且以一種曲線的形式（in a curvilinear fashion），集中在非白人居住的地區。奇爾頓（Roland Chilton）企圖以他的研究來調和上述的幾種看法（註二十五）。他的發現，不支持蘭氏的論點，而認為犯罪係與區域的某些經濟變項（economic variables）有關。

英國學者摩里斯（Terence Morris）在其名著「犯罪區域」（The Criminal Area）一書中，會對區位研究提出廣泛的評論（註二十六）。他自己曾對英國的都市做過深入的研究，並且分析過大部份英、美兩國犯罪區位研究的報告。他的評論重點，是放在區位研究的方法問題上面。雖然區位理論學家未能對非官方資料的犯罪事實提出解釋，尚未將法院的統計與警方的統計區分開來，尚未根據社會階層來對犯罪做分類，也還沒有清楚地區分社會文化與政治的界線，然而他們對犯罪問題的研究，仍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啓示。

人類環境對於犯罪的責任，對犯罪問題的研究者來說，似乎是一項永久的懇求（a permanent appeal）。即使它不是研究的最初目標，但是人類的自然環境，卻常常被包含在科學家的研究分析之中。伍爾夫幹（M. E. Wolfgang）在他的殺人類型（homicide patterns）的研究當中，就會把他的注意力延伸到時間和空間的層面上去（註二十七）。亨汀（Hans von Hentig）把犯罪人視為「時空中的一個傀儡」（註二十八）。夏佛（Stephen Schafer）企圖找出犯罪人和受害者之間關係的時空意義（註二十九）。米敦道夫（

Wolf Middendorf）在對自然環境的研究當中，深入地探討了氣候、天氣、四季的運行，以及「做為活動空間的大自然」等問題（註三十）。對於自然環境影響的許多古老的信念，已經逐漸地失去了它的意義，因為：人已經成為許多自然環境的主人。區位因素，雖然不是造成犯罪的唯一原因，但是，許多這方面的努力，卻能够使大部份的因素得以中立化（neutralize）。

#### 參考書目

1. Enrico Ferri, *Criminal Sociology* (New York, 1897), p. 55.
2. Gabriel Tarde, *La Philosophie Pénale* (Paris, 1890).
3. George B. Vold, *Theoretical Criminology* (New York, 1958), p. 188.
4. André Michel Guerry, *Essai sur la statistique morale* (Paris 1833).
5. H. Mayhew and J. Binney, *The Criminal Prisons of London* (London, 1862).
6. Adolphe Quetelet, *Sur L'homme et la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* (Paris, 1835).
7. A. Lacassagne, "Marche de la criminalité en France de 1825 à 1880," *Revue scientifique*, May 28, 1881.
8. Alexander V. Oettingen, *Die Moralistik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eine Soziallehre* (3rd ed., Erlangen, 1882).
9. Georg von Mayr, *Moralstatistik mit Einschluss der Kriminalstatistik* (Tübingen, 1917).
10. Gustav Aschaffenburg, *Das Verbrechen und seine Bekämpfung* (Heidelberg, 1903).
11. H. H. Burchard, *Kriminalität in Stadt und Land* (Berlin, 1938).

- 12 Hellmuth von Weber, "Kriminalsoziologie," in Rudolph Sieverts, ed., *Handwörterbuch der Kriminologie* (2nd ed., Berlin, 1967/1968), pp. 71-74.
- 13 Enrico Ferri, "Variations thermométriques et criminalité," *Archives d'Anthropologie Criminelle et des Sciences Penales*, 1886.
- 14 William Douglas Morrison, *Crime and Its Causes* (London, 1891).
- 232—*Theories in CRIMINOLOGY*
- 15 A. Meyer, *Die Verbrechen in ihrem Zusammenhang mit dem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Verhältnissen in Kanton Zurich, Abhängigkeit von tellurischen Faktoren* (Jena, 1895).
- 16 P. Gaedeken, "Contribution statistique à la réaction de l'organisme sous l'influence physico-chimique des agents météorologiques," *Archives d'Anthropologie Criminelle et de Médecine Légale*, 24 (1909), 173-187.
- 17 Sophonisba P. Breckenridge and Edith Abbott, *The Delinquent Child and the Home* (New York, 1912).
- 18 Robert E. Park, Ernest W. Burgess, and Roderick D. McKenzie, *The City,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Human Community* (Chicago, 1925).
- 19 Clifford R. Shaw, *Delinquency Areas* (Chicago, 1929).
- 20 Clifford R. Shaw and Henry D. McKay, *Social Factors in Juvenile Delinquency*, National Commission of Law Observation and Enforcement, Report on the Causes of Crime, Vol. 2., No. 13 (Washington, D.C., 1931).
- 21 Clifford R. Shaw and Henry D. McKay, *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, A Study of Rates of Delinquents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American Cities* (Chicago, 1942).
- 22 Calvin F. Schmid, *Social Saga of Two Cities, An Ecological and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Social Trends in Minneapolis and St. Paul* (Minneapolis, 1937).
- 23 Stuart Lottier, "Distribution of Criminal Offenses in Metropolitan Regions," *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,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*, 29 (1939).
- 24 Bernard Lander, *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* (New York, 1954).
- 25 Roland J. Chilton, "Continuity in Delinquency Area Research: A Comparison of Studies for Baltimore, Detroit, and Indianapolis," *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*, 29 (February 1964), 71-83.
- 26 Terence Morris, *The Criminal Area* (London, 1958).
- 27 Marvin E. Wolfgang, *Patterns in Criminal Homicide* (Philadelphia, 1958).
- 28 Hans von Hentig, *Das Verbrechen, I Der Kriminelle Mensch im Kräftespiel von Zeit und Raum* (Berlin, 1961).
- 29 Stephen Schaffer, *The Victim and His Criminal* (New York, 1968).
- 30 Wolf Middendorf, "Natürliche Umwelt," in Rudolph Sieverts (ed.), *Handwörterbuch der Kriminologie* (2nd ed., Berlin, 1968), II, 240-254.